

香草梦

凶宅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马铭

IG CAO MENG • XIONG ZHAI



香 草 梦
——凶宅

马 铭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香 草 梦—凶宅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第七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字数180千

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536-1/I·90

定价:3.20

内容提要

长篇侦探言情小说《香草梦》，写的是香草姑娘为报姐姐被辱自杀之仇，甘愿沦落风尘为妓，四处寻找凶手，不料却爱上了古城侦缉队的警探汤雄。就在他们炽爱之际，汤雄奇怪地被谋杀了。

古城有座凶宅，时常闹鬼，省城派来了神探白秀苍，谁知白秀苍刚来古城，便连连发案，侦破中，一神秘女侠时隐时现，白秀苍几次闯入凶宅均以失败告终，却意外地结识了被人称为盗匪的侠女，俩人翱翔于爱河之中，警匪之恋催人泪下。在一幕幕案情侦破中，交织着警局内部勾心斗角的斗争，而一股潜在势力，在事态发展中，又推波助澜，给案情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小说的结局：香草姑娘的仇人找到了；谋杀案一一侦破了，侠女露了真面目，而最骇人莫测的凶宅谜底也揭开了。结果，正如白秀苍所预料……他遗憾地离开了古城。而香草呢？不知会不会跟他而去。

小说题材新颖，情节跌宕，文笔流畅、细腻；可读性强。

目 录

一、冷面探长	1
二、古宅惊魂	8
三、强贼与无头尸	19
四、险走黄泉路	32
五、情山恨海	45
六、疯人院之谜	66
七、秦府血案	80
八、白衣鬼影	93
九、凶宅漆棺与红颜女盗	111
十、子夜的蓝光	134
十一、真人显相	151
十二、女杀手	167
十三、遁地无踪案	184
十四、凶宅魔迹	203
十五、警匪情恋	222
十六、象牙柄勃朗宁	238

一、冷面探长

深山古刹。

一弯冷月在薄薄的云层背后游移着。

透过庙宇的飞檐和松柏的虬枝，能看见墨黑的天幕上那颗迷离闪烁的北极星。白天，这里偶尔还见得到几个人影；一入夜，便如同死去一般，只有石缝中的蟋蟀和乱坟里的蜈蚣悄然出没，凶气袭人。

可此夜却怪了，先后有两股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山。看来八成要出事。

大约是二更时分，一条矫健的人影打东边的乱坟岗子里跳出来，他先是警觉地察看了一番地形，然后顺着那条叫作猴跳山的古栈道攀上了古刹背后的山墙。再看他背后，土不扬，草不倒，全凭着一手绝妙的轻功。他无声地落在墙根下头，半天不动。

一袋烟的功夫，第二股人马来了。一共四个，青一色素衣素裤短打扮，看得出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摸近山门，无声地分成两股，用铁爪篱登上高高的庙顶。手里的盒子枪泛着幽蓝的光。

这座庙距离古城不过五华里，无名。据说关云长走麦城曾路过这里，从此就再没有回来。所以，在大明鼎盛时期，本省巡抚募银千两塑了关帝金身，承纳远近三百多里的香火。后吴三桂降清，一路南下，卷起如蚁强贼，关帝庙毁于战火，山门便冷落了。到了清末民国初，社会稍事太平，又有人出面邀集一干

富贾，以朝佛为由，打通了横贯南北的紫屏山栈道，并请下关帝金身，重塑了几具佛像。由此，该寺便丢了名字。有闲者干脆就称其为无名寺，一叫就是几十年。

随着远处大炮的轰响，民国三十六年了。谁也想不到，无名寺尚有一劫。

三更时分，起风了。风虽不大，却也把飞檐间的铜铃摇得响声不断，陡然生出几许肃杀之感。月亮隐到云层后边去了。

墙根下那人动了动身子，放目四望，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方才他好象听见有什么动静，以为是野猫跳墙，没往心里去。这会儿看来是动手的时候了。只见他微翘上身，一路蛇行，灵敏地爬上大殿石阶，然后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竖起身子，脚朝上，借势腾身而起，打那半抱大小的破窗洞里钻了进去。

多年无人，大殿已有寸许尘埃，他单脚立地，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到了脚跟前的蒲团，功德箱，香案和三足大鼎。然后慢慢抬起头来，目光蓦地停留在中间那尊大佛的脑门上。

那里有个卐字符。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古城内冒出一个传言，说是无名寺金身如来的脑门顶上有东西。有人说是颗碧绿大钻石，有人说是颗夜明珠，更邪乎的是，有人说那里头藏着一尊由九九八十一颗宝石镶成的小执法判官。至于来龙去脉各种风闻就更多了。

不过，说归说，要想谁来取宝，都傻了。无名寺凶气重，敢拿着性命压宝的人，至今尚未出世。国民就这个毛病，嘴上的功夫好，要说动真的，一个没有。

不过，话也不能说绝了，眼下这位就是个不怕死的。脑袋掖在腰上，小命攥在手里，敢和天王老子赌输赢的角色。他姓张，弓长张，大号三陀，江湖人称神手张。七岁学艺，十岁出师，

行内必修之课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以神窃为看家招术。能隔着花袄把旅长太太的贴身香袋掏出来。师哥老二和他打赌，问他还有什么能的，此兄二话不说，当天晚上又把香袋送回那女人身上。师哥老二不信，谁知第二天城里风传一大新闻，说旅长太太的香袋犯了邪，装进去的是素馨香片，拿出来的却是十八个大臭虫，细皮嫩肉给咬了一身大包。

神手张一千人，凭着一身本事，吃在无名山，用在无名山，实实在在快活了许多年，号称紫屏山五虎七龙，名震天下。

民国三十年腊月初四，一纸缉捕令，省部派了三个团进山，活是把这帮人打散，此后五六年没了音讯。人们说紫屏山的五虎七龙全没了。不曾想，神手张五年不知去向，却在这月黑之夜重回无名寺，而且是奔着如来佛脑门顶子上的宝贝来的，这就是能耐。

说话间，神手张已攀上了金刚座，脚踩着小鬼头，腾身一跃，倒挂于横梁之上。此处距佛头三尺许，为了稳妥起见，他弓起身子，从背后伸手，麻利地解下小腿上的功夫带，用小拇指勾成一个梅花，朝空中一甩，便成了活套。随即运口气，摇动绳套，准准地套住了大佛合十的双手。不待犹豫，一个燕子剪柳，落在了佛头之上。

正在此时，大殿外一阵轻捷的足音，说话间，破窗处飞身跃入四条黑影。骤然间，一道强烈的光束射在大佛头顶。

“果然是他！神手张。”

侦缉队二队副汤雄一声大叫。

可再看时，佛像上早已不见了人影。卐字符已被撬开，留下一个黑窟窿。

“还愣着干嘛？快追！”

严桑楚把脚一跺，声嘶力竭地叫道。

“是，队长！”汤雄把短枪一扬，一行人追出无名寺。

严桑楚呸地朝香炉上吐了一口唾沫，也跟了出来。月亮正好游出云层，一抹幽蓝的天光撒在庭院里，撒在他脸上。

严桑楚气急败坏地撕开衣襟，亮出腰间铜板带上的那一排锃亮的钢蛋。他在侦缉队是出名的冷面阎罗，从来没露出过笑脸。平时里，他只去蹲酒馆、听说书，再就是到校场上使枪、打钢蛋，很少过问别的事情。别人也深知他的脾气，没事不来打搅他。可这桩捉拿神手张的差事是他自己向上司争取来的。

都说神手张能耐大，他倒想看看对方的本事。不料想，出师不利，含在嘴里的鸭子又让他飞了。他这才发现自己小看了这个江湖汉子，大意失荆州呀！

一层经年不见的冷汗从长长的鬓角溢出来，顺着青灰色的瓦刀脸流进嘴里。这汗是咸的。暮秋的夜晚拂过，冷森森的，而现在他那对眼睛更冷，谁若看见，准吓一跳。

民国三十六年，是严桑楚大倒其霉的一年。大年初二，犯人越狱，他连顿年饭还没吃完，就给叫到警察局熊了个青头绿脸；跟着，正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晚上，本城首富司太监家又遭了劫。原来这种打家劫舍、偷人养汉的事不归侦缉队管，可有人说司太监家的事儿是共产党干的，于是他便有嘴说不清了；最要命的还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这是风俗，却不料城里的共产党把药品包在粽子里，居然在警察的鼻子底下把货运出了城。这下子可砸了，严桑楚被停了两个月的薪饷还不说，而且有人朝上头打电话，要撤了他这个队长。他不猜就知道这事是汤雄干的。

这等于在剜他的肉，停饷事儿小，假如头上这顶帽子丢了，他就全完了。

严桑楚是什么人！妈的！精武馆沙师爷的关门徒弟，警察局唯一的能人。这些年，老少爷们儿不全靠姓严的吃饭吗！奶奶的，嘴上还挂着油就翻脸不认人啦！

话是这么说，事情毕竟出了，要紧的还是得想办法保住队长这把交椅，这可是半个皇上，虽不说日进斗金，到底是个肥缺。让那些狗×的骂去吧，先当两天缩头乌龟，日后瞧准了机会，再出这口恶气不迟。

也算老天有眼，有风闻说：紫屏山的五虎七龙又活了。

严桑楚顿时来了精神，亲自出马请缨，要拿紫屏山的人头来雪耻。一连多少天的暗线，终于摸到了神手张的行踪。原来准备在无名寺拿人，却没想到又让他跑了。

这回脸算丢干净了，他暗骂着，快步奔出山门，踏上通往山下的青石小径。

汤雄等人追了半个时辰，攥着两只空拳头回来报告：神手张八成是进城了。

严桑楚哼了声，猛一甩头，道：“进城好哇，自己往死扣子里钻，这回再让他跑掉，咱们全得回家抱孩子去。上车！”

雪亮的车灯划开夜幕，两辆摩托一路疾奔向古城驶去。

神手张的确是进城了。他自信对手拿他没办法，况且货已到手，必须马上转移，一刻也不能耽误。

他没有走大路。下山时他已发现了藏在树棵子里的摩托车，人的两条腿怎么也跑不过车轱辘，为了赶在对手前头进城，他奔上早已无人敢走的猴跳山栈道，这里可直通古城南门，距离也比官道近一半。

赶到城头下，他犹豫了一下，放弃了走城门的念头。那大门已然关闭，又有人把守。环城一周是干涸了的护城河，这河有三个地方直通贯城而过的玉带河，现在是涸水季节，估计从暗河摸进去不会有什么问题。

还算顺利，神手张一路上闭住呼吸，强忍着扑鼻而来的恶臭，很快就进了城围。

向前摸了一段路，到了玉河桥底下，伸手朝怀里摸摸，东西还在，是一颗浑圆的珠子，跑得急，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颗珠子是什么模样呢。

靠着桥墩喘了口气，他勒勒腰带，轻轻一纵，攀住桥拱，翻身上了桥。

谁料，轻微的水声惊动了桥头的巡警。一梭子子弹打过来，又把他压回桥下。严桑楚已派人叮嘱过了，今晚上可能有热闹，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神手张落在桥墩上，运了口气，凭借着脚上的功夫，快速移动身形，眨眼摸到巡警脚下。待那家伙靠近桥檐时，一个浪里捉鳖，把对方拉下大桥。同时借着力气，上了桥头。

此刻，严桑楚一行已经闻声而到。

神手张不敢耽搁，一头钻进黑洞洞的夜色里。古城每晚九点钟便宵禁了，大街小巷一片死寂。只有那些十字交道口，悬着些鬼眼似的长明灯，映出一团团让人心悸的昏黄。神手张路径很熟，他料定警方早已在重要地方下了暗眼，有意避开大道，顺着幽黑的小巷飞跑。背后的脚步声是听得很清楚的，大约有七、八个人，而且都有那么两下子，任凭怎么快也甩不掉。神手张早听说过严桑楚的大名，但正式交上手这还是第一次。

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当年在无名山被打散了，他挂着彩逃

出了重围，在紫屏山撞上了共产党的游击队。这伙人他是不信任的，直到现在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但是人家不欺负老百姓，同甘共苦，忍受饥寒救国救民的行为，他打心眼儿里佩服。所以，这次下山与其说是受命于共产党，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

都说古城的侦缉队厉害，厉害就厉害在有个严桑楚。关于这个人的传闻他听过不少，而且早就有心见识见识，却不料在这么个黑古隆咚的时候撞上了。

“队长，那小子进了铁拐巷！”

“这是他的造化。”严桑楚的声音冷酷吓人，“汤雄，带俩人堵住口子，其它的人，还有你，狗剩儿，跟我进去。”

神手张心里格登一下子，糟！怎么闯到铁拐巷来了。

这铁拐巷呈弓字形，窄而长，中间打了好几道弯，白天走在里头都免不了出错，何况夜半三更。两边是丈余高的灰墙，后有追兵，前头的口子也无疑被堵死了，要想出去大概是不可能了。

神手张迅疾地收住步子，闪到一棵电线杆子背后。他看见前头有个大院门，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子，估计是家大户。现在，已没有功夫犹豫，只有从这里脱身了。

说时迟，那时快，他转身飞出一镖，把身后的追兵压住。蹬蹬蹬，几步奔到那大门一侧。刚欲窜起，忽觉裤脚被抓住了。低头看时，竟是个须发苍苍的老叫花子。方才心急，没看见门洞里还躺着个人。

“行行好，可怜可怜吧！”老叫花子伸出一只肮脏的枯手。那手指奇长，象长在树干上的几根干树枝子。

神手张挣脱他的纠缠，朝身后一指：“看，有钱的来啦！”

老叫花子一分神，他飞身越上了墙头。

“叭”，有人开枪了。

神手张感到踝骨上一热，脚下失去了力气，一头掉进墙里去了。

“混蛋！谁让你往身上打的！”严桑楚抡圆胳膊给了狗剩儿一记耳光。

“快！”看看还活着没有！”

一行人奔到近前，刚要推门，忽然象被定住似地惊住了。

“凶宅！”

二、古宅惊魂

要说起这座宅院，话就长了。

它之所以在古城出名，竟占了个凶字。有人算过，从打有了这宅子，先先后后死在这里头的人至少有三十多个。其中有头有脸有身份的足有八、九个人，最大的自然要数皇亲国戚满贝勒了。

眼下，这院子没人住，不是院子不好，皇族的府第能不好么？这里头要什么有什么，亭台楼阁，水榭草亭，一样不少。之所以没人住进来，全因为它凶气太重，没人敢住。

屈指算来，这宅子空了已有十多年了。

院子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格局，没人能说得清楚。只听说正堂里闹鬼。某年中秋节，有人躺在墙外面听到过鬼笑。那笑声无法形容，听见过的人第二天就傻了，说胡话，疯叫，没有一个活得过大年三十。

反正老百姓的话不是王法，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越说越邪乎。竟有人说见过那鬼，蹲着就有一丈二尺高，那站起来呢？

但是有一条是一致的，而且不少人都打老远看见过，那就是夜里这宅院时常有蓝光泛起，瓦蓝瓦蓝的，每次大约亮上三、四分钟，随后便归于平寂。而每次蓝光闪过，古城准保要出事，而且是大事儿。

于是乎，有关这宅院凶气不绝的说法就不是无稽之谈了。人们说，之所以此宅犯凶，原因是当年营造时风水没测准。又有人说，测是测准了，宅基底下还埋了镇妖符，所以没能起作用，全怪那位满贝勒酒色财气太重，坏在一个色字上。

要说满贝勒好色，玩女人，那是另一本书的事儿了，完全可以不提。可自他而起，这宅院就不太平了，延至今日仍旧凶气不散，有必要在这儿论说一下。什么事儿都有个根根梢梢来龙去脉嘛。

满贝勒好色，早已不是新闻。他从小就有这个毛病。那时候还不可能在女人身上打主意，最多偷点丫环女佣们身上的小玩艺儿。有一次爬窗看嫂子洗澡，让哥哥当场逮住，硬是逼着他给嫂子洗了三条红内裤。这个活儿让他进一步了解了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年龄大了，偷鸡摸狗的事儿成了家常便饭，家里人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沾花惹草，在女人身上摸摸捏捏，全装看不见。

他正儿八经娶过两次亲，两个女人都死在他手里。红罗帐里的可人不够他折腾，硬是让他弄死了。有一段时间他尚有几分依恋，为亡去的香魂守了几几天规矩。但终究熬不住寂寞，成了烟花巷里的常客。以至于到后来哪个花姐什么地方生了颗痣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

那时候，家道业已中落，皇帝爷被赶出了紫禁城。固定的俸禄没有了，只有东卖西当地过日子。他看出长此下去要坏事儿，多了个心眼儿，挑着头儿把家分了。利用手里的那份财产，他营造了这座宅院。眼下，关于他造宅子的起因无从查考，唯一有说服力的是他当时弄了个昆曲名牌，十八岁的红伶，身子干净，没让男人摸过一个手指头。贝勒一见这女子便直了眼，用俩眼珠子把人家的衣裳剥了个一丝不剩。他出大钱把这个女人买下来，女人倒也愿意。只有一条要求，就是要一座体面的宅院，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很快动手。

这些情况都是从老年人那儿听到的，只能这么分析并且认定了，因为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可能性也最大。

以后的事儿就简单了，下聘礼，请人说媒，真真假假地用八抬大轿把新人娶进门。奇迹发生在新婚之夜，是不是这么回事已不可考。传到今天的说法是：贺喜的人走后，贝勒爷心如火燎，直奔洞房，甚至连门栓都忘了插，据说新娘子就是从这个门顺顺当当地走出去的。他吹灭了红烛，借着窗户缝儿透进来的光，摸上花床，脱鞋上炕，一把搂住女人的光身子。他觉得这身子又光又滑，柔软得叫人心里痒苏苏地好受。抬头看时，女人的确身无片丝，青丝如瀑，顺着圆润的肩膀垂下，搭在丰满诱人的胸脯上。他撩开头发，在女人的奶上捏了一把，仿佛捏着两粒红葡萄。

突然间，他的眼睛直了，嘴半张半闭，刚刚出现的淫笑留在脸上，直到死也没有消褪。

一把青铜匕首深深地插在他心口上。用力之猛，从仅留的刀柄上便可看出。也就是说，这个贝勒爷是在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的情况下，作着巫山云雨之梦，顺顺当当地叫这个一丝不挂

的女人给刺死的。干完事儿，女人不紧不慢地穿上衣裤，坦坦荡荡地出了门儿，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永远没有再回来，留给老百姓们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团。

有人说，在娶亲好多年之前，满贝勒就在家里的藤床上糟踏了她。那女子忍辱负重，终于在数年之后报了这失贞之仇。

此说究竟有几分真实没有人追究，总而言之，这宅院从营造成第一个主人就闹了个凶死的结果。从那时起，关于凶宅闹鬼的说法就出现了，只不过没有后来传的那么邪乎。原因也简单，后来进宅的人一个也没活够寿数，而且一个比一个死的古怪。

第二个倒霉鬼是本省督军。关东人，一脸的大麻子。早年在东北当土匪，杀人如麻，后来被政府收编了，五十岁那年混上了督军的宝座，买下了这座宅子。

但是老天爷让你初一死，你就活不到十五。他满五十大寿的夜里，愣是叫人抠走了俩眼珠子。

开始，政府还想保守机密，可不到三天全城就传开了，说是督军大人和关东大盗姚三爷有仇，姚三爷安了心在他作寿这天动手。

刺客是从后花园的山墙进来的，那时候督军正陪着省主席喝酒。有人来报，全城大户为给老爷贺寿，共同掏钱买了一对非洲猫眼儿石。东西呈上来，督军眼睛顿时大了，连省主席也伸长了脖子半天没缩回去。

只见银盘子里并排摆着一对大宝石，浑圆、光润、色呈微红，中间各有一道黑线，形如午猫之睛。

“猫眼儿！”督军惊呼。

这东西他光听人说过，压根儿没见过真东西。当年在关东

为匪，听说张大帅手里有，姚三爷说把这宝贝拿过来，一人一颗。不料督军把这事儿报告给了张大帅，闹得大帅血洗了山寨不说，还险些把姚三爷点了天灯。从此俩人反目成仇，一个不容一个。

此刻见了这对猫眼儿，督军大人真是三分惊喜，七分害怕。他觉得这里头有名堂，而且八成和姚三爷有关。

“这么着吧，”他对省主席说，“你要是看着好，就拿去玩儿几天。”

省主席脸上凝固着不自然的笑。他深知这些土匪出身的家伙，如果没有蹊跷他怎么会把这么好的东西给自己玩儿几天，玩儿？别把命玩儿进去。

“这就不必了吧，能看看我就知足了，东西还是您收着吧。”

“不行，我说话从来不带往回收的。你今天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省主席知道这老兄的脾气，心里害怕，嘴上也不敢再争辩，当下叫人把东西送回了府上。又喝了几杯，两人拱手告辞，各自揣着心事分手了。

督军把悬着的心收回肚子里，回后院睡觉，眨眼就睡着了。

大约是五更时分，房顶上有人走动、说话间，房间窗户开了，闪进个人来。督军好象听见有动静，伸手就要点灯。忽然，肚皮上凉冰冰地顶过来个东西，他一下子吓醒了。

吃了多年人头饭，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看来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来人脸上罩了黑布，看不清模样。